



陇东高原探亲记

□视秋

开,如同盛着蜜饯的瓷盏,那和煦可亲的面容,让人不自觉地就生出几分舒适的亲近感来。“可算到了!路上顺当吧?”小舅蒲扇般的大手沉沉拍在我肩上,力道厚实又带着亲昵的热度,温热的手掌携着暖风拂过臂膀,那瞬间的触感,竟也带着人间的甜味。

烤全羊的浓香扑面而来。难怪小舅一再确认时日,原来是要将这全羊提前腌制入味再上烤架。恍惚间,钢叉上金棕色的全羊兀自滴落油星,落在炭火上滋滋作响。小舅手持长柄尖刀削肉,刀刀过处,羊排如书页般翻开,露出里头雪白温热的章节。

酒过三巡,小舅的面庞泛起红光,更显豪气干云。他端起斟满白酒的玻璃杯,手臂一扬,酒液在杯沿激荡起小小的浪花:“干了这杯!一路辛苦,到家了就得敞开了吃,撒欢儿喝!”那酒杯碰撞的脆响,混着他粗犷的笑声,仿佛能震落梁间的微尘。我们被这毫无保留的热情裹挟着,也学着端起酒杯,任那辛辣滚烫的液体一路烧灼下去,暖意瞬间在四肢百骸奔腾开来——这是陇东高原的烈性,亦是西北汉子待客最赤诚的滚烫心肠。

宴毕。带着微醺转场至小舅茶室。牌局未启,他却自茶台后的里屋变戏法般端出一盏琉璃杯来。浓褐的液面浮着细密的棕沫,热气释放着浓浓的焦香,却分明又融进了此地炭火的暖意。“尝尝,新西

兰全套(咖啡+牛奶+巧克力)。”他眼里跳动着狡黠的光。我啜饮一口,苦醇之后竟回旋着奇异的甘甜,厚重如陇东高原的泥土,又带着远方岛屿的海风气息,奶泡未划出的理想弧度在欢乐声中碰撞着琉璃杯时荡漾在上翘的嘴角。

这盏冠以姓氏的褐色琼浆,自此成了情谊的图腾——它凝缩着这片土地的呼吸与脉动,底层是烙着炭火羊排的北地至味,响着攒蛋甩牌的酣畅呼喝,那是黄土高原千年血脉里奔涌的热烈与质朴;上层却浮漾着新西兰岛屿的焦香与海风气息,如同这条劈开山岭的新路,悄然引入的远方清芬。小舅以他莽撞又赤诚的亲缘之力,完成了一场微型的生命炼金:用羊排的丰腴淹没碗碟,用十三载陈酿点燃肝胆,最终,竟用这异域的褐色琼浆,将正午阳光的慷慨、跋涉而来的仆仆风尘,乃至这古老高原面对新潮流的从容笑纳,都融淬成了盏中沉甸甸的蜜意。

饮尽杯中最后一口回甘,仿佛也饮下了这方水土在时代流转中愈发酵厚的生机——它未曾割舍盘山路上的烟土记忆,却已欣然拥抱风车旋舞、新路如练的崭新图景;它深扎于陇东烈酒般的滚烫情义,亦能敞开胸怀,让远方咖啡的焦香,在此地炭火的暖意里,找到最熨帖的归宿。这杯“曾氏咖啡”,正是这生生不息、兼容并蓄的亲情与乡土,最温热而隽永的注脚。

(作者系四川省泸州市作协理事)

能懂的诗

从黄家沟起飞的 一只麻雀(组诗) □黄启民

一个叫黄家沟的地方

春天是一簇新生的苔藓
生长在一个叫黄家沟的地方
装饰着一些精美事物
清澈的溪水,浅绿的野草
清风送来几缕阳光
唤醒苔藓上沉睡的露珠
抖擻精神
献上一支欢快的舞蹈
那活泼的样子像极了晶莹的珍珠
这样的场景能持续到多久
我给不出一个具体的答案

从黄家沟起飞的一只麻雀

从长满野花的黄家沟出发
独自沿着理想走了很远
我像是一只
在杂草和枯木之间
不停往返的麻雀
每次起飞
都是一道闪电
乘着春天还没远去
黄家沟的芳香要积攒一些
乘着冬天还没到来
黄家沟的温暖要积攒一些

写给父亲

故事将五十个年头讲述成一块巨石
父亲站在上面
手,往后背着
很随意
一些草儿从石缝里探出头
努力生长的样子和父亲一样辛苦
光,刚好透过脸上褶皱
顺手点燃一支烟草
吐出一串圆圈像极了年轮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双福第五小学校)

都市三题(组诗) □殷贤华

都市蜡像馆

一堆硅胶、石膏和蜂蜡
替名人活着,替门票活着

失去呼吸,没有心跳的活
没有体温的活

他们站在光里
站在结网的解说词里
镁光灯闪烁
他们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星星是黑夜的
黎明是雄鸡的
他们连睡眠都从未有过

都市天台

我家住一楼
与大地赤足相亲
但我喜欢到天台散步
36层楼的天台,全城最高点
早将天空刺破
我和太阳越来越接近
云和雾直接矮了下去
这种感觉真好
这里的风不再蒙尘
我和路过的大雁相视而笑
而人世间
数不清的蚂蚁尽收眼底

都市雨夜

扯天盖地的黑幕
带走了眼睛

寒风过窗,连体温都不放过
一道惊雷翻过都市深巷
闪电划破玻璃

瀑布挂满四壁
我打开所有门窗
接纳避雨的鸟儿

停电的夜晚
一根蜡烛
比太阳还管用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抓鱼趣事 □周廷发

地一捅。水面瞬间炸开涟漪,如同被惊扰的梦境,鱼儿们惊慌失措地四下逃窜。

追鱼的过程充满了惊险与刺激。我脱下鞋子,挽起裤腿,踏进凉凉的水田。我弓着腰,双手在水中胡乱扑腾,嘴里还吆喝着,像是在给鱼儿们下达逐客令。那些狡猾的家伙,一会儿钻进泥里,只露出个尾巴;一会儿又从指缝间溜走,溅我一脸水花。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我却浑然不觉,只顾着和鱼儿们斗智斗勇。

把鱼儿驱赶到水坑后,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我可以选择用脸盆一点点舀水,这个方法虽然慢,但胜在稳妥;也可以用土办法,挖条水沟引水。后者往往要耗费不少力气,我得跪在泥地里,双手不停地刨土,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巴,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水田里,开出一朵朵小小的水花。可当水坑里的水越来越浅,鱼儿们察觉到危机,开始疯狂蹦跳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它们银白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又

重重地摔回水中,溅起的泥水糊在我脸上,我却笑得合不拢嘴。

有时天气酷热难耐,我索性光着膀子,跳进水坑里和鱼儿贴身肉搏。在浑浊的泥水中,我追逐着它们的身影,感受着水流的阻力。鱼儿们起初还灵活地躲闪,可渐渐体力不支,最终只能乖乖就范。看着桶里活蹦乱跳的鱼儿,心里满是成就感。

每次抓鱼归来,都是一场丰收的喜悦。少则几斤,多则半桶,这些鱼儿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吃不完的,母亲就把它们剖洗干净,挂在屋檐下晾晒成鱼干。酥脆的鱼干,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美味,承载着一家人的欢笑与满足。

如今,石坡坡早已变了模样。水田早已不存在了,化肥和农药侵蚀了曾经的生态乐园,那些自由自在的鱼儿,也成了记忆中的幻影。可每当我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水田边的风声,感受到淤泥在脚下的柔软,看见鱼儿在水中穿梭的身影。那段辛酸又快乐的抓鱼时光,是童年最珍贵的礼物,永远镌刻在我生命里的童真。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

父亲摘枇杷 □刘英

父亲来,不禁泪湿眼眶。

端午回老家,刚下车还没到屋,母亲看见了,就急切地高声喊父亲去摘枇杷。那会儿小雨一直下,泥巴路上稀泥烂洞的。我想说等雨停了再去,可没等我话说出口,平时耳朵有些背的父亲,斗笠也没戴就径直朝堤坝边摘枇杷去了。

母亲将我们迎进屋后跑出去喊父亲:“雨还在下,你戴个斗笠嘛。”我放下包对母亲说:“你莫去,我去。”说完,我拿了斗笠也出门摘枇杷了,母亲准备午饭去了。

雨淅淅沥沥的,我立马快走几步,在枇杷树前将斗笠戴在父亲头上。他还没来得及放下桶儿,就钩了一簇黄熟了枇杷枝干往下拉。他直着腰杆,一手用力,直立的树枝在他强有力的拉力下首先臣服了,缓慢低下头来。我看着那枝有些粗壮迫不得已低头的树枝,最后倔强地还是停在了他不能伸手摘果的位置。我正要上前去帮忙拽住铁钩时,看见斗笠因他昂着的头

母亲打电话说请熟人帮忙带了蔬果来,有四季豆、辣椒、枇杷、桃子和一根茄子。自从我回了家乡县城居住,这种情况隔三岔五都会上演。除了辣椒,其他几种都是上次端午回去没有带的:桃子是因为还不能吃,茄子那两天个头还小,四季豆和枇杷是想着他们不多我就没有带。不承想这次父母还是将上次我没带的瓜果蔬菜托熟人带来了。



两个多小时后,我看着熟人带来的枇杷就想起